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

成年子女照顧失能老年父母後果之探討

The impact of adult children caring for a frail older parent: an exploratory study

計劃編號：NSC89-2412-H-004-007-SSS

執行期限：民國八十八年八月一日至八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主持人：謝美娥

執行機構及單位：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嘗試以修正的老人照顧壓力模式探討成年子女在照顧時所可能產生的正、負面後果。傳統上建構照顧的壓力模式時，壓力源(stressor)、資源(resources)和壓力後果(stress outcome)是常使用的三個重要變項。不過，這種傳統的壓力模式把焦點轉向對個人特質的重視，但就家庭系統理論而言，家庭問題的處理，必須包括所有家庭成員，所以在建構照顧者壓力與影響模式時，應考慮照顧者和被照顧的關係。第二、壓力模式無法從文化與歷史觀點中去看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關係。這些關係特質常被歸為壓力源或資源。把壓力源除去、改變壓力源或以不同認知看壓力事件不一定可以增進適應。在家庭脈絡中，自我認同(self-identities)常根據與家庭其他成員的關係而來(Braithwaite, 1996)。

本研究除了上述目的外，更想瞭解其影響後果是不是只有負面的經驗？或亦有正面的影響？成人子女如何因應照顧的負荷？照顧的影響是否受子女性別、子女與家庭的關係或家庭功能、因應模式或照顧工作的性質

所影響？

本研究以台北市為研究地域，共成功面訪 353 份問卷。主要在了解成年子、女照顧後果的差異。根據統計分析結果，歸納出以下結果。女兒比較會尋求情緒性與工具性的社會支持和宗教信仰的寄託；兒子則比較會使用積極面對的方式。女兒表達了較多負面的身體與心理的影響；兒子則比較會拒絕向親友表達其心中的感受。家庭角色清楚、協調解決問題的家庭，其照顧者比較不會有負面的身體心理影響。使用負面策略的照顧者，其負面的身體心理影響也會增加；而比較會使用正向的因應策略的照顧者，比較會覺得獲得學習的機會。

Abstract

Studies of the impact of elder-caregiving consistently report negative outcomes. Attempts to understand these findings have frequently focused on the traditional stress models which include three key components. The first is the stressor. The second is resources. The third is the stress outcome. However, this kind of approach is criticized. Abel (1990),

Braithwaite (1996) and Szmukler (1996) suggest that the family relationship (family functioning or family dynamics) be incorporated in the stress paradigm. The modified model will have the chance to understand how the culture and history of a family may influence the caregiving outcomes.

In this study, caregiving tasks, caregiving resources (including coping strategies) as well as dimensions of family relationship will be examined to see how these concepts influence caregiving outcomes.

Questions that will be answered are as follows:

1. What are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outcomes of adult children caring for a frail older parent?
2.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of coping strategies used by sons and daughters?
3.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of resources used by sons and daughters?
4. How does the family relationship affect the caregiving outcomes ?
5. How does the social resources affect the caregiving outcomes?
6. How does the stressor (caregiving tasks) affect the caregiving outcomes?
7. Are caregiving impacts mainly accounted for by stressor, resources or family relationship?

Survey research with face to face interview was employed. Feelings and experiences of 353 adult- children using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Th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some

personal resources in terms of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coping strategies, social resources, stressors (caregiving tasks and hassels), and family relationships do have influences on caregiving impacts. Finally practice implication is discussed.

Keywords : family relationship, caregiving stress model, eldercare

二、緣由與目的

邁入二十一世紀的現在，人口老化的速度並未減緩，老人照顧工作仍將成為政府與家庭共同的負擔。老人所需要的照顧是多方面的，涵蓋所有社會、心理與生理層面，且需要不同的人來提供。但是最後竟發現不是養老院，也不是醫院，而是家庭照顧者提供了老人最多的照顧。

我國失能老人使用居家照顧，特別是家庭照顧的比率並未隨老人福利服務的增多而減少。最近內政部老人狀況調查指出至八十五年底，六十五歲以上無法自行料理生活之老人有 9 萬 2 千位，現住在療養機構療養者占 10.27%，現住在一般家宅者占 89.73%，其中有 77.21%之慢性病老人，在家由家人照顧（內政部，1996）。可看出目前台灣仍有相當數量的失能老人仰賴家庭成員的照顧。

然而家庭照顧的代價高昂，一般的家人照顧者缺乏有效的因應策略和支持性的福利政策，照顧者常感到相當的負荷(burden)或壓力(stress)。有老人需要照顧的家庭，是未來家庭

的趨勢之一，這些家庭除了在政策上需要給予協助之外，更必須瞭解老人家庭照顧的內涵，照顧者的因應策略，從而給予實務上的協助。

許多有關（老人）照顧給予（caregiving）的研究以照顧所衍生的後果（outcome）為多，這其中又以照顧負荷、憂鬱、或照顧壓力變項為多（Walker, Pratt, and Eddy; 1995），也就是說多以負面後果或照顧成本（cost）為主（Matthews, 1988）。然而，雖然著重負面影響，但臨床上並未發現憂鬱的程度，照顧負荷的分數也不高（Matthews, 1988; Stull, Bowman, Smerglia, 1994）。照顧後果或影響是不是完全為負面的經驗？最近有些學者提醒：由於照顧研究才在起步，老人照顧特別是雙親照顧的影響，尚無法下絕對結論。他們以為目前許多研究樣本有偏誤，有的來自尋求正式機構協助的案主群（Matthews, 1988），有的來自社區中方便樣本（convenient samples），這些照顧者已經呈現較多的心理問題，因此照顧影響多為負面。事實上，照顧工作可能也有正面的影響（Kinney & Stephens, 1989）。Szmukler (1996) 認為照顧工作應以中立觀點去看，不應被視為太過於負面。他更建議照顧工作可以從三個理論去看：(1) 心理社會過程，如壓力—評估—因應模式（stress-appraisal-coping paradigm），(2) 照顧者表達的情緒（carers' expressed emotion），(3) 家庭功能（family functioning），如關係模式、角色、規則、系統維繫。

本研究主要想瞭解成人子女在照顧失能老人父母時的影響

（impacts）。此影響後果是不是只有負面的經驗？或亦有正面的影響？成人子女如何因應照顧的負荷？照顧的影響是否受子女性別、子女與家庭的關係或家庭功能、因應模式或照顧工作的性質所影響？家庭照顧指的是家庭內成員的照顧，過去老人非正式照顧研究多以照顧負荷之瞭解為限，甚少討論正面的經驗，如果政策上要鼓勵家庭的參與，則研究者應該協助找出正面的影響，並找出積極的因應策略，以協助、增強家庭對老人父母的照顧。值得提醒的，雖然本研究將以照顧者的家庭功能與個人和社會的資源為主，符合對老人，特別是其照顧者增權的理念（empowerment）（Tebb, 1995），但本研究決不以此作為政府逃避責任的藉口。反之，在講究正式照顧與非正式照顧夥伴關係的時代，增權觀可以讓社會工作實務者了解所協助案主的能力並了解其由家庭關係或功能所顯現出來的家庭文化傳統的內涵，以找出更好的協助方式。

研究者希望透過本研究達到下列幾個目的：

- （一）了解成年子、女在照顧失能老年父母時所經歷到的正或負面影響
- （二）了解成年子、女因應照顧壓力的策略
- （三）了解成年子、女使用社會資源之差異
- （四）了解家庭關係如何影響老年照顧的後果
- （五）檢視社會資源如何影響其照顧後果或壓力
- （六）檢視因應照顧壓力的策略如何影響其照顧後果或壓力

三、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主要在了解成年子、女照顧後果的差異，遂根據統計分析結果，歸納出下列幾項結論：

1. 成年子女照顧者並不會因為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工作狀況、宗教信仰、排行、與老人是否同住的差異，而在與照顧工作項目和主觀受干擾程度有所不同。
2. 在家庭功能方面，除了女兒的家庭比較不喜歡接受親、友的幫助之外，其他在角色清楚協調溝通、家庭關係緊張、及童年與父母關係上子、女並無不同。然而 Barber & Pasley(1995)則發現女性照顧者會有較多的關係緊張，與本研究之發現不同，值得再做進一步之探討。
3. 在壓力因應方面，女兒比較會尋求情緒性與工具性的社會支持和宗教信仰的寄託；兒子則比較會使用積極面對的方式，也就是屬於以問題為焦點的因應策略。
4. 在照顧影響方面，女兒表達了較多負面的身體與心理的影響，Barber & Pasley(1995)也發現女性照顧者會有較差的健康；兒子則比較會拒絕向親友表達其心中的感受，但在其他方面的影響則無性別上的差異。
5. 在社會資源使用方面，包括對正式照顧資源的使用，以及尋求他人的協助，成年子、女並無差異。
6. 社會資源對照顧的影響方面，有使用照顧資源或是有尋求照顧協助的照顧者，其在照顧管理方面均比較好。
7. 家庭功能對照顧的影響方面，家庭角色清楚、協調解決問題的家庭，其照顧者比較不會有負面的身體心

理影響與覺得被迫承擔的感受，除了能獲得學習與父母感情的依附外，能力感增加，能夠有較好的照顧的管理。如果家庭關係緊張的話，其照顧者的負面的身體心理影響、經濟負擔、與覺得被迫承擔得感受、與自絕於人的感受都會升高，且能力感比較不會增加。照顧者若童年與父母關係良好，不僅能獲得學習與感情依附，且對於照顧的管理比較好，當然也比較不會產生被迫承擔的結果。

8. 壓力因應策略對照顧的影響方面，使用負面的逃避、放棄等策略的照顧者，其負面的身體心理影響也會增加；而比較會使用正向的因應策略如積極面對、正向認知成長的照顧者，比較會覺得獲得學習的機會，而且感情也較能得到依附。尋求正向因應與求助宗教的照顧者，其能力感表較會增加。會尋求社會支持的照顧者，其照顧管理也較好。會尋求社會支持與求助宗教的照顧者，也比較不會拒絕他人。

總而言之，成年子、女在照顧老人的工作項目上並沒有差異，其主觀受干擾程度也無不同。在家庭功能，除了家庭不喜歡接受幫助之面向上有差異外，其他面向也無不同。子女在使用社會資源上是相似的情形。在使用壓力策略方面，女兒比較會尋求社會支持，兒子比較會使用積極面對的策略。在照顧影響方面，女兒表達較多的負面身心影響，兒子則不喜歡表達心中感受。

四、計劃成果自評

本研究並非採完全隨機抽樣，樣

本也僅限於台北市。然而在地區與性別上也竭盡所能的均衡化，因此本研究雖然無法完全推論至全國之成年子女照顧者，仍舊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本研究在照顧影響上，並未呈現壓力高低的單一分數，因此在結果上沒有辦法對壓力的高低直接做預測，例如：比較性別在壓力上的高低等。因此在照顧影響的呈現上，雖然比較精確，卻失於龐雜。然而本研究加入了正向的陳述，並進行因素分析，然後對其所呈現的因素分析結果分別分析其可能影響因素。因此照顧影響可以呈現多面向的結果，正符合照顧是有正、負的層面，且符合照顧影響是多面向的概念。

另外，家庭經濟情況較好、壓力較少的照顧者比較容易接受訪問，也比較樂於接受訪談，反而較困難的家庭都比較容易拒絕。且成年子女教育水準較高的也較容易接受訪問，訪問情形也比較良好（例如：填答較快、比較能談）。因此，樣本比較不能真正代表社經地位較低的照顧者。雖然如此，從回收的問卷中，仍舊可以看到其在基本資料上廣泛性的分配。

五、參考文獻

- [1] 內政部（1996），*中華民國八十五年老人狀況調查摘要分析*。內政部網頁。
- [2] Barber, C. E., & Pasley, B. K. (1995). Family care of Alzheimers patients: The role of gender and 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on caregiver outcomes. *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 14(2), 172-192.
- [3] Kinney, J. M., & Stephens, M. A. P. (1989). Hassles and upoifts of giving care to a family member with dementia. *Psychology and Aging*, 4, 402-408.
- [4] Matthews, S. H. (1988). The burdens of parent care: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recent findings.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2, 157-165.
- [5] Scharlach, A. E. (1994). Caregiving and employment: Competing or complementary roles? *The Gerontologist*, 34, 378-385.
- [6] Stull, d. E., Bowman, K., & Smerglia, V. (1994). Women in the middle: A myth in the making. *Family Relations*, 43, 319-324.
- [7] Szmukler, G. (1996). From family 'burden' to caregiving. *Psychiatric Bulletin*, 20(8), 449-451.
- [8] Tennstedt, S. L. & Gonyea, J. G. (1994). An agenda for work and eldercare research: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Research on Aging*, 16(1), 85-108.
- [9] Walker, A. J., Pratt, C. C., & Eddy, L. (1995). Informal caregiving to aging family members: A critical review. *Family Relations*, 44, 401-411.